

上海女作家



散文精选丛书

王安忆 | 主编

活 的情趣

王晓玉

著

世事杂说

文事管窥

旅途札记

域外趣闻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上海文艺出版社 丛书

主编



生活 的情趣

王晓玉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活的情趣/王晓玉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3. 8
(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选/王安忆主编)

ISBN 7-222-03770-5

I. 生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8486 号

责任编辑: 唐贵明

封面设计: 一步策划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张力山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名	生活的情趣
作者	王晓玉 著
出版社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ynrm. peoplespace. net
E-mail	rmszhs@public. km. yn. cn dianbanbk@sh163. net
开本	850 × 1168mm 1/32
印张	5.75
字数	110 千
版次	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5,000 册
制版	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印刷	上海市中印刷装订厂
书号	ISBN 7-222-03770-5
定价	12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电 话: (021) 64666373 64454620

作者简介

王晓玉，祖籍山东缙平，出生于上海。196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曾在黑龙江、江西等地任教，1993年调回母校中文系，执教于“广播电视编导专业”。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兼涉文艺理论，至今积有文学作品400余万字，理论专著100余万字。文学创作兼涉小说、散文、影视文学，代表作为长篇小说《紫藤花园》、《凡尘·赛金花》、《99玫瑰》等，中篇小说集《上海女性》、《正宫娘娘》、《我要去远方》、《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·房客》、《水清和她的男人们》等，散文集《晓玉随笔》、《人生百事》等。

上海作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作协会员。1998年获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。

地母的精神

王安忆

张爱玲在《谈女人》中，提到“地母”。她几乎霎时间收敛起惯常的刻薄劲，宽仁地将“信仰”两个字赐给了“地母娘娘”。这是在奥尼尔的戏剧《大神布朗》里的地母，将垂死者拥进她肥沃的胸膛，以巨大的爱笼罩住丰产与衰亡、欢乐与痛苦，这一切存在的轮回循环。继而，她又再一次宽仁地将“地母”的精神赐给女人：“女人纵有千般不足，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‘地母’的根芽。”

希腊的神祇大多是住在地上，地母受到降雨的天神尤拉纳斯拥抱受孕，于是生儿育女。子嗣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普罗米修斯，盗火种给人类，还传授许多技艺，因此冒犯了主神宙斯，受到惩罚。这新一代的神祇中亦有一个与地母同样职能的女神，得墨忒耳，她的名字是谷物之神，也是母亲大地的意思。她的女儿帕耳塞福涅被冥王劫走，她四处寻找，终于找见。她求情于冥府，准许帕耳塞福涅每年在地上生活九个月。这就是土地每年春、夏、秋三季活跃生产，冬季三个月陷于沉寂的原因。这些在希腊神祇族群中占高级位置的女神，都具有着生育、丰产与呵护的强大能量，她们使得世界肥沃富饶，人丁兴旺，欣欣向荣。



曾在二〇〇〇年的《外国文艺》第一期上，看到日本女作家村喜代子的小说《蟹女》。写一名女病人与精神科医生的谈话，每次谈话，都安排在医生午饭的时候。医生吃着牛肉便当，总是充足的肉和饭，多而稠的汤汁，丰腴饱满的印象。而女病人描述她的所思所想，也都是量极大，并且兴旺繁殖的物质状态。她的讲述很有逻辑，循序渐进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实到虚构。我喜欢就喜欢她的遵守规则，运用通行的常理，将事情从可能性的此岸，逐渐渡到不可能的彼岸，她渡得自然而且有效。先是小时候的偶人游戏，用纸剪成衣衫裙裤，贪婪不知足的小孩子的胃口，越剪越多。当然，这就有个现实的背景，是在大战之后，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，量大，便十分吸引人了。“方舟”游戏，也是由少增多，想像身处大洪水的史前，登上了方舟，越来越多的人和动物挤进方舟。再是新年里的登山仪式，天不亮上山，日出以后，天光大明，上山的人络绎不绝，漫山遍野。接着是人口家族的不断增长庞大，最后，终于不可思议的景象来临了——她变得生育力旺盛，一抬腿一个，一抬腿一个，先是生下婴儿，然后是牛、马、羊等牲畜。她再也无法抑止生育的欲望和能力，由她生下的人与牲畜也在热情地繁殖，这一个幻象有着地母的壮阔美丽。小说中对量的热衷，由量带来的狂喜，由于起初的匮乏时代作前提，所以并不给人以无节度的惊恐，而是心满意足。这一种生产与

容纳的能量，很叫人感动呢！

明代张岱《西湖梦寻》里的“三生石”，其实也含着些孕育的美感，不过是以简代繁，浓缩的量。三生石故事出自苏轼的《圆泽传》，说的是唐朝小官李憺的儿子李源，自从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中父亲丧生，一改原本纨绔习气，“不仕，不娶，不食肉，居寺中五十余年”，与寺中和尚圆泽结为知交。有一日，两人决定一同出游四川，李源意见是从荆州走水路，圆泽却要走长安旱路。李源不同意，因他已和世事斩断往来，怎么可以再去京城呢？圆泽坚持他不过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行止固不由人。”便随他一起去荆州了。船到一个地方，看见岸边有一个女人，挺着大肚子提水，圆泽叹息说：我不愿意从这里过，其实就是为了她。原来，他应当是这女人的儿子，怀胎已经三年，因他不到，就生不下来，今天既然到了，便逃不脱了。两人于是依依分手，圆泽嘱他三日之后来见一面，然后第十三年的中秋月夜，杭州天竺寺外，再见一面。当时读它，只觉得精灵古怪，像那类老保姆爱说的阴阳转世村话。到了近日，上海博物馆七十二件唐宋晋元国宝展，其中南宋梁楷《八高僧故事图》，就有《李源、圆泽系舟·女子行汲》一帧。图中那女子，虎背熊腰，脸部天方地圆，极像一个剽悍的男人，可却有着一派气定神闲，几乎称得上娴静。此时，方领悟这转生途上，女人的沉着尊严，无尽的耐心。找一个汲水女人来承担着艰巨的孕育任务，大约是因为，惟有乡野间，听命的粗作女人才经得起的。所以，地母的相貌，往往给人以壮硕、粗野、虔诚的想像。那样重量级的，才有容度。



冯梦龙编纂的《挂枝儿》里，有一支“惧内”，以丈夫的口吻说他家悍妇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（连）爹妈也不怕；怕只怕狠巴巴（我）那个房下。我房下其实（有些）难说话，他是吃醋的真太岁，淘气的活罗刹。（就是半句的）话不投机也，（老大的）耳光儿（就）乱乱（的）打。”满纸都是诉苦，苦中却有着些甜美的卖弄。“吃醋的真太岁，淘气的活罗刹”，是骂，也是喜爱。“老大的耳光就乱乱的打”，可是痛快，响亮，敢爱敢恨。台北散文家舒国治先生，有一次谈到什么是理想的都市，他认为首先必需四季分明，冬天极寒，夏天需要热死几个人。他想像当年的长安，定是这样感情强烈的都城，那里的女人，打起孩子，噤里啪啦，爱能爱到把男人活活掐死。要的是大起大落，大开大阖，幅度大，和感伤主义完全不沾边的。村妇的娇憨，实是相当性感撩人。当然也不是不缠绵，像《诗经》“国风”的“氓”一首，写乡里的弃妇，诉怨无情无义的丈夫，不由要将事情从头道来。想那人当初如何殷殷切切，定了婚后，自己的心便属了他，看见他就欢喜，看不见他便“泣涕涟涟”。结成连理的快乐甜蜜则是伴了懊悔的告诫，深感沉溺爱情不能自拔如何难堪，懊恼着，不免就有些絮叨，诉这些年的辛苦，对夫家的忠诚与劳作，可所得非所报，换来的竟是丈夫的负心。复又怀念青春娇好，两情相悦，一波三折中，忽戛然而止，陡地下了决心：“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”意思是：既

然翻脸无情，毫不念旧，那就一刀两断，拉倒算数！就此一改哀怨的局面。在四字一句到底的格律里，哀婉是古朴的，决心也是古朴的，看起来有些简单，可是后来几百年几千年演绎来演绎去，这故事的大纲要领似也没有大变，最上乘的结局依然是它：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美国现代舞之母邓肯写她的自传，前半生的惨淡经营，倒不是最难的，再是一无所有，还有青春可骄人，而她当然又多人几样，天资、上进的性格、好运气、生又逢时，于是，便得收益。辉煌的成功令人目眩，名声、美丽、光荣、爱情，什么都是她的，几乎是独占，但也不会有嫉妒，因她已是天人，非常人可比。人在此境，本是看不清天地的久远恒长，直到新爱上的情人却与她的学生暗中爱恋，方才发觉，弹指灰飞间，已站在了人生事业的后半段。她的做法也是那八个字：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她一走了之，去了苏联教授现代舞。这一举要比《诗经》中的中国女人难得多，不止是情爱，而是一整个人生。她是在巅峰上，忽就俯身望见谷底，原先大抱大抱的收获要一件一件让出去。人世中最难亦最好的品质，其实不在争取，而在争取之后再让。这让不是博爱主义者施舍与自美的德行，而是充分的大度和明理，还有真正的乐观。就像地母能生育，亦能容得下死亡，懂得“夏天，秋天，死亡，又是和平”！像得墨忒耳，找回女儿，亦不过只要求一年九个月，那三个月留给了冥府地曹。

我还很喜欢一些民间小戏里的女英雄，比如，前些年看的扬剧《王昭君》。那里面的王昭君，生一张丰腴



的圆脸，大眼睛水汪汪，说一口扬州话，乡俚的美艳。此处的王昭君，并不为远走塞外哀伤，也不怎么发愁民族共生的大计，她最为苦恼的是可汗的内弟不高兴姐夫续弦。而内弟的妻子又正是可汗的妹妹，也就站到丈夫一边去了，共同给新嫂嫂脸色看。看到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竟然有三亲六戚，真是高兴得很。后来，王昭君亲自来可汗亡妻的墓前，主持了墓碑的揭牌仪式，才安抚下弟妹，被接纳为家人。民间说史就是这般好看，家长里短的，要说少见识，可想想也不出这个理。王昭君不嫁人，倒是清静美人，最终不就还是个白头宫女。出了嫁，自然就有姑舅，那就要处理和解决，缠进家务事中。用不着雄心大略，可却是世故人情，有着做人的志趣和温暖的。大美人盘旋在俚俗琐事中间，真有点“地母”的形容呢！小善变成了大善，大善化整为零，撒播人世间。没有丝毫嫌弃，都是她的所生所养。

张爱玲在《谈女人》一篇中，说到《大神布朗》，“奥尼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‘地母’是一个妓女”，这妓女会不会也是《海上花》，长三堂子里的“姑娘”一类的？看侯孝贤拍摄的《海上花》，睡过去，醒过来，终是不了解如此精雕细刻，要做成一件什么东西。问艺术顾问阿城，他的回答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。在香港张爱玲研讨会上，听编剧朱天文谈《海上花》拍摄，记住的是还兼美工的阿城一句话“没有用的东西要多”，还记住侯孝贤令女演员练吹纸捻子，要练

到烂熟。统是这类细节，而我迷茫不得知的，似乎早已显而易见，无须再提了。一直到去年在高雄，偶遇诗人蒋勋，在和式小馆吃铁板烧宵夜，再一次鼓起勇气问道，方才得到正面的回答。蒋勋说：你要知道，在旧时代里，中国有钱男人有妻有妾，不缺女人，那么，他们到妓院里去找什么呢？电影一开头，人家在玩，王老爷却一人向隅，在怏气，在家，讲的是举案齐眉，谁敢给他们气生？他们到长三堂子里来，找的就是平等相处的居家过日子。换句话说，旧时代的男人的家庭生活，其实是相当概念性的，而在这里，却是活生生的生活。阿城要的“没有用的东西”，刘嘉玲们学吹纸捻子，还有侯孝贤追求的，油灯灯光从缎面上滑下来的室内效果，力图营造一个日常家居环境，而这华丽的颓靡的格调，其实暗示出虚拟的本质。这样说来，这些女人们，就真有些创世纪的“地母”的意思了，她们凭空筑起一个男女平权的巢穴，既要有真实家庭的外部细节，比如媒妁之合，食宿起居，眷属邻里，还要有假想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男女关系。

读这五位女作家的散文，不禁就会想起这些“地母”的人间俗世变相。她们麻缠在俗事俗务中间，却透出勃勃然的生气。她们的精力一律格外充沛，而且很奋勇，一点不惧怕人生，一股脑地投进去。经过偌长岁月，都有了阅历，吃过各样苦，但没有受过侮辱，所以，精神就很挺拔，还很天真。她们每人都有一张亲友眷属的网，就像蜘蛛一样，耐心勤劳地爬织，缝缀。这网是她们的负荷，也是她们最强劲的攀着物，否则，这



世界便空虚了，而现在不，她们很充实。充实得都有些少闲情，感时伤怀也是实打实的，不掺水。于是，就掂出了分量，不是深刻的那种，而是质地紧密。

散文其实难有职业的散文家，要是散文家，同时最好也是个实践家，然后衍生出材料与感想，落笔成文章。这些人我就钦佩她们这一点，勇于实践，又都具有旺盛的感情滋生力，再有庞大的容量。这些散文，散开来看看没什么，集在一起可真有些聚沙成塔的意思，很惊人呢！要照农人的说法，就是这地劲足得很。她们生长的年代也很对她们脾性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事多，跌宕起伏，使她们比别人得享多几倍的生活，反过来又养育了她们的吸纳力。她们经验与情感的能量很大呢，难免会有点杂芜，可是不怕，她们兜得住，经得起，扛得动，岁月淘洗，自然会洗出真金。她们又使我想起简·奥斯汀小说里的女人，那些女人们永远为一个问题焦虑，就是如何嫁出去。她们因为没有陪嫁与机会，耽在闺中，翘首以待，惊恐地看着人生一日一日枯竭下去。她们可真是不同，她们都有着丰肥的人生，苦辛甜酸，均成养料，植种出“地母的根芽”。

为“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选”序。

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五日上海

目 录

001

世事杂说

- 沈万三与朱元璋 3
网上逛庙会 10
娘家情结 15
化作春泥育百花 18
分享打架与甜果冻 25
何当共剪西窗烛 28
多 余 33
那一段磨砺人的岁月 36
一九七一年，对一个二十六岁女子的素描 40
从妙玉饮茶谈起 45
是谁孕育了我们的精气神 48
我老了吗？ 51

057

文事管窥

- 文学之真伪 59
都市——文学的产销地 62
观众看的是电视剧 66
瞧这一片灿烂的风景 70
休闲读书 73

- 书坛迷宫中的奶酪 76
金矿为辛勤的探掘者存在 80

089

旅途札记

- 此份真情谁心知 91
角直的图腾 96
良井难觅 100
猪蹄与名茶 104
兄弟那块的风景 107
沪上西区春意浓 111
安家于“七宝” 114
青浦尝鲜正当时 117
苦瓜，苦瓜 120
风味小吃自成趣 124
最差景点 127

133

域外趣闻

- 袋鼠之邦 135
生活的情趣 145
无名歌手的轰动效应 149
美丽的蓝山 154
换工 157
美国的小费 161
冬游尼亚加拉大瀑布 166

立此存照也堪玩——代跋 169

世事杂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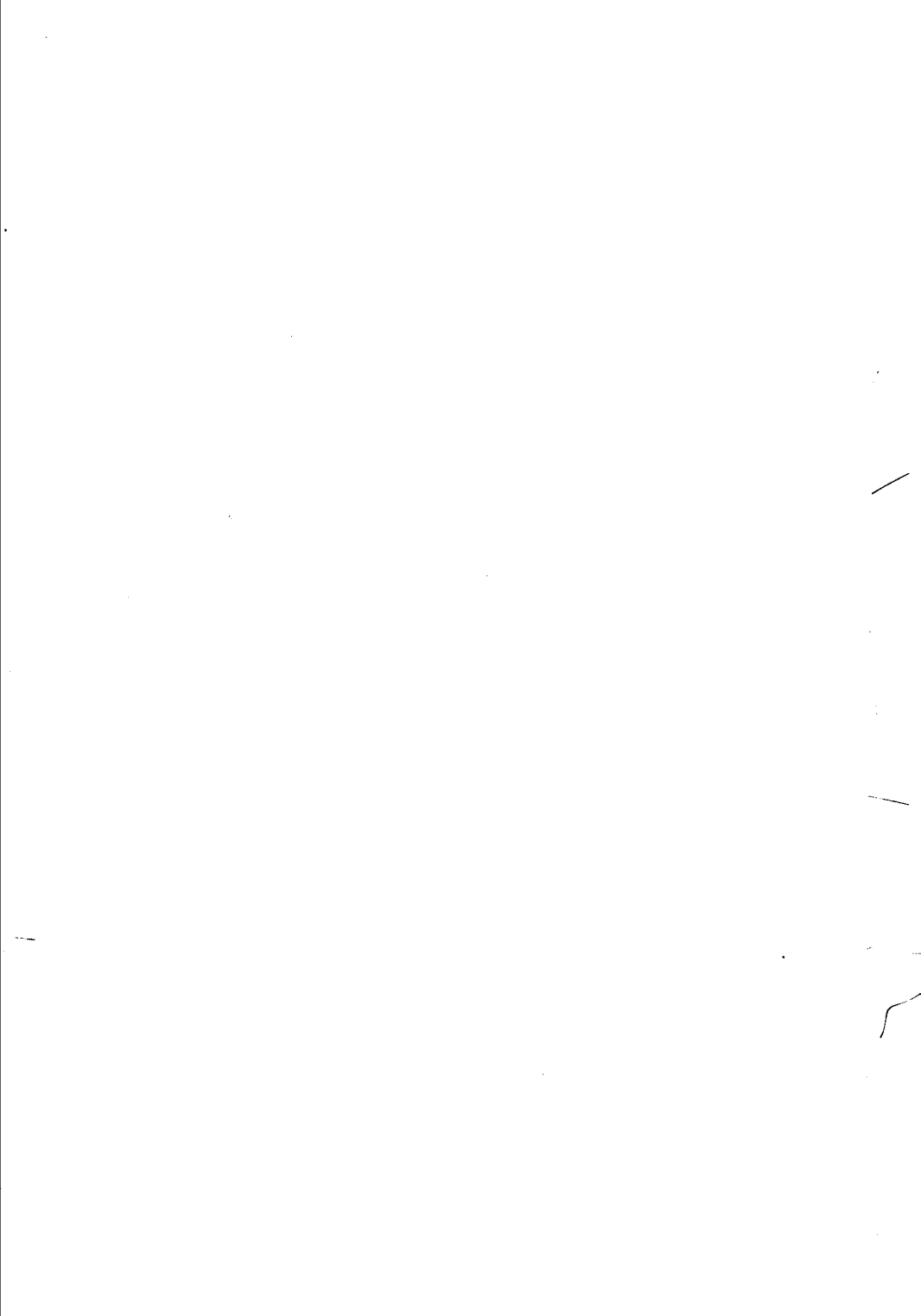
签名售书



在讲台上



饮茶的妙处



沈万三与朱元璋

游江苏“第一水乡”周庄，自然就认得了沈万三。

怎么会认不得他呢？那只浓汤赤酱的蹄骨髀，肥嘟嘟抖颤颤地端上了餐桌，就是以他的大号命名的。热情待客的周庄人，会一面嗖地一下从中抽出一根细骨，以骨代刀，轻轻松松地划开窜出香气的皮肉，一面不无自豪地说，此蹄，即“万三蹄”，当年沈万三大摆家宴时的当家菜，不尝一尝它，周庄你就算是白来一趟的了。

还有那些花生核桃芝麻薄荷椒盐香烘品种繁多却又名称统一的“万三糕”。

还有酒，标贴上大大地印着：“万三宴酒”。

还有虽由他的后代拓创、名气却还是归属于他的水乡典范建筑“沈厅”。

甚至连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，也因为传说是沈万三的藏宝之地，所以得了个“银子浜”的雅号。

等等等等。

踏入周庄，沈万三几乎无处不在。

元末明初时的沈万三，如今已成为周庄旅游开发业的驰名品牌。

可是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沈万三，却是个悲剧人物。他虽然“富可敌国”，“资巨万万，田产遍于天下”，在都城南京拥有“廊庑 1654 盈，酒楼 4 座”，算是个大大腕了，可下场却十分凄惨：据《明史·马后传》记道：“洪武时，富民沈秀（即沈万三）助筑都城三